

# 在小县城路遇经典

梁衡

李之仪1048年(宋庆历八年)生于庆云镇,卒于1127年,正是靖康之耻,北宋为金所灭之时,终年80岁,算是高寿。他20岁中进士,25岁后到浙江、山西任过县级小官。后在京任枢密院编修,与当时的文坛名流苏东坡、黄庭坚、米芾、秦观、沈括都过从甚密,一度还入过苏东坡的幕府。但正因这种交集,在北宋新旧两党的争斗中他属旧党,随政局变化而曾被三贬出京。

1102年李初贬安徽当涂,在黄庭坚请客的宴席上,见到了歌女杨姝。杨才貌双绝,善弹琴。黄庭坚赠词一首《好事近·太平州小妓杨姝弹琴送酒》。李即步其韵和了一首:“相见两无言,愁恨又

还千叠。别有恼人深处,在懵腾双睫。七弦虽妙不须弹,惟愿醉香颊。只恐近来情绪,似风前秋叶。”两人一见生情,以后来往不断,相处甚欢,他曾有多首诗词专赠杨姝。如“坐来休叹坐劳,相逢难似今朝。不待轻移玉指,自然痒处都消。”(《清平乐·殷勤仙友》)这是说杨为他弹琴,还没有开弹,他的心情就已顿然变好。还有“道骨仙风云外侣,烟鬟雾鬓月边人。何妨沉醉到黄昏。”(《浣溪沙·为杨姝作》)“通中玉冷梦偏长,花影笼阶月浸廊。挽断罗巾留不住,觉来犹有去时香。”(《偶书之二》)在被贬官谪居的枯冷岁月里,李从杨处得到不少的安慰。

1105年李之仪58岁,妻子、女儿在几天内相继去世,他心灰意冷,正欲苟度残年,未想到第二年五月遇大赦复官,不胜喜悦。李便与杨姝成婚,准备过两天安分日子。但世事弄人,他这时身在安徽,朝廷却要任命他到长江上游的成都去做官,将面临与新婚妻子的分别。浩浩长江,头尾绵延万里长,李感慨万端便为杨姝写下这首《卜算子·我住长江头》,一不小心,即流传千古。

凡经千年还能流传的作品必是经典,而经典在流传的过程中会渗入文脉,就像河水在地下潜行,又不时地冒出地面。其实我第一次接触这首词时读的并不是原词。那是1957年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,家里订有《人民日报》,大人看新闻,我关注副刊,这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。当时陈毅副总理访问缅甸后写了一首诗《赠缅甸友人》登在报上(经查为12月17日)。我清楚地记得登的不只是诗,而是配有曲谱的歌。歌词是这样的:

我住江之头,你住江之尾,彼此情无限,共饮一江水。我吸川上流,你喝川下水,川流不息,彼此共甘美。彼此为近邻,友谊常积累,不老如青山,不断似流水。彼此地相连,依山复靠水,反帝获自由,和平同一轨。彼此是亲戚,语言多同轨,团结而互助,和平力量伟。临水叹浩淼,登山歌石磊,山山似北向,条条南流水。

到后来我读了宋词,才知道陈毅元帅的这首诗,典出于李作,化用了他的《卜算子》,真是绝妙。陈毅虽为军人,却大有诗才,有许多好诗行世。郭沫若曾夸他:“一柱天南百战身,将军本色是诗人。”正如武术有派、书法有体,好的诗文学作品常常可以找到传承,而这传承的源头就是一个经典。即便是李词也可以再上溯到写坚贞爱情的古乐府《上邪》“山无陵,江水为竭,冬雷震震,夏雨雪。天地合,乃敢与君绝”。经典如一个放射性元素,总是在暗处静静地不间断地释放着自己的能量。但经典一旦形成,其含意便可溢出原来的局限,而有了放大效应,举一反三,一粒种子化出满眼绿色。如陈毅诗即由此而写国际友谊。我自己也受这首词的影响,诗文中曾不自觉地冒出过一两句。辛弃疾是比李之仪稍晚的人物,南渡后不为上所用,曾隐居上饶铅山。他发现一处泉水,形如瓢状,就命名为“瓢泉”。辛一生有词600多首,“瓢泉之作”竟占了250首。这泉也奇,虽经千年,但泉形不变,泉水不绝。那年我去访此处名胜,得一首小诗,开头四句即是:“君在泉之头,我在泉之尾。泉水淙淙流千年,郁孤台下清江水。”

地以人名。这李之仪的出生地在山东庆云县与河北盐山县的交界处,两县都不大有名,历史上的区划也曾忽鲁忽冀地变来变去。所以现在“盐山历史文化丛书”

里收有《李之仪传》,而庆云县城广场上却竖起了一座李之仪雕像,巍巍乎足有三层楼高。李以一词之力,熠熠于僻壤之间,光照两省,流芳千年,他现在还为这块土地继续增辉添色。

按说李当时所处的政治层面可谓不低,结交的重要人物可谓不轻,有传世著作集42卷也可谓不少,但这些都成了过眼云烟。单单这首小词《卜算子》,倒让后人记住了他。较权威的《宋词选》(胡云翼

编)在他名下也只收这一首,余皆不要。细究其理,论内容,词里是写私人之情,却让人感到了人间的真爱。爱因斯坦的理论促成了原子弹的出现,但他却说人间最大的力量是爱。人疲惫一生,蓦然回首,才发现原来是生活在爱和被爱的包围之中,所以爱与生死成了文学永恒的主题。论手法,这首词以一念之情祭之于万里长江,心事浩茫,举重若轻,遂成一永恒的意象,撞击着人的心灵。其语言又取

遇增添奇妙可爱的插曲,也令平凡生活多了朴素与珍贵的感受。那天堵车堵得我心烦意乱,司机扭头说:你看前面的车牌的数字。我问:干嘛?他说你把那些数字加减乘除可以算第24点。我默默地看前面车牌的数字,心里横七竖八掐算,冗长的堵车时间稍纵即逝,弹指一挥车子开动,脑洞大开,我忍不住告诉他:算出来了!他说每次堵车,他都这样安慰客人。我看看他,年纪轻轻,却有如此乐观境界,真不容易。

还有一次,黄昏,我刚要上车,司机的头探过来:你要不要坐前面?一会儿有很漂亮很漂亮的风景可以拍照。我欣然前边入座。当车行驶到延安高架虹桥桥场方向时,只见天边浮动着一枚金色的蛋,光芒铺洒开来,一刹那,晚霞如色如画盛开,绚烂熠熠,我忍不住谢谢司机,感动也油然而生,诗与远方,就在眼前。

有趣的事儿还不止一点点。有一次,我在合肥庐州烤鸭店门口打出租车,上车后跟朋友电话:“我买了10个咸的鸭油烧饼,10个甜的,分你一半。你吃的时候,要把它们烤透,看见芝麻在上面翻滚,鸭油流出一小点,吃口咸的再吃一口甜的,鸭油跟酥皮裹在一起,芝麻会粘在下巴上。”电话挂好,司机回头问:烧饼里面真有鸭油吗?我说有啊,要不怎么叫鸭油烧饼呢。他又问,很贵吧?我说咸的甜的四块钱一个,咸的是椭圆形,甜的是圆的。他哦了一句,说:我一会儿就去买。我叮咛:这个要吃热的,在炉子上炕也可以,最好炕到两面都刺啦刺啦的熟脆。下车,我看见他立马掉转车子远去,谁说这不是美好的一天呢。

今年8月,我去西安参加我学生的婚礼,在机场上网约车以后,我兴致勃勃问司机:西安的小吃有什么推荐的吗?司机用一口脆脆爽爽的陕西话如数家珍:肉夹馍、梆梆肉、手工米皮、芽豆面筋拌青稞粉、油泼面、油塔儿、老甑糕……后来,知道吗?我们真的按出租车司机的介绍,把这些一点一点吃过来。虽萍水相逢,却温暖信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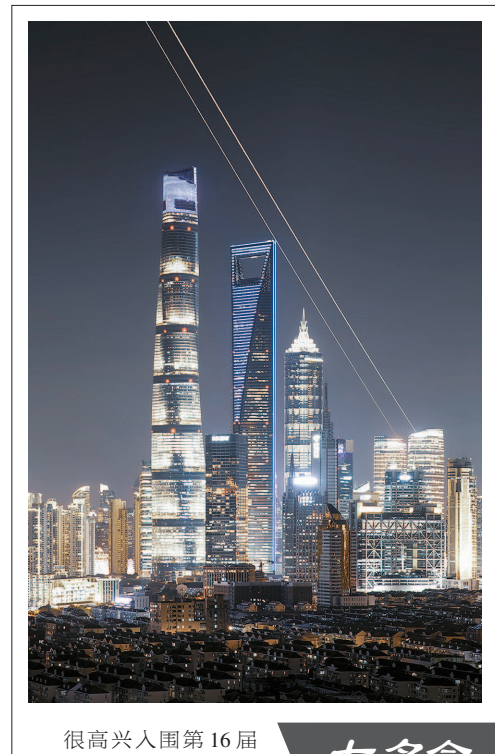
有时候,我常想起以前的上海出租车:黄色的强生、天蓝色的大众,车子远远开来,停下,司机的笑容自然真诚:依好!打开车门,里面干干净净,一尘不染,洁白的座套连褶皱都不曾有,车内淡淡芬芳,玻璃光亮明净。一路上,他透过后视镜观察你,看到你的无聊与寂寥,他会问:要不要听听音乐?于是,小小的车里回旋着巴赫或者莫扎特,漫漫路途成为经典时刻。下车,他浓浓一句谢谢,再会,真是风轻云淡,尽显岁月静好。

此时,如果你能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,遇上脾气好的司机,你已经超级幸运;如果车里再干净整洁,气味清新,你更要由衷说谢谢了……所以,当你遇上不顺心的事儿,碰见一言难尽的司机,你就怪自己差点运气吧。

数日前,我上车,车里一股浓郁刺鼻的酒味扑面而来,而且是那种酸馊加沉重的酒气。此时车已开动,我说:师傅,车里味道太大了,是不是有人在车里吐酒了?司机冷静:没有。我苦口婆心:是酒味,放我下车后去洗个车吧,味道太大了。司机不动声色:没有味道。我忍不住了:真的味道啊!他执拗地坚持到底:真的没味道……这就无话可说了。我下车,再见。

我问朋友们,有没有遇见过“一言难尽”的司机?回答五花八门。有说遇上的司机车开一路骂一路,等红绿灯时,司机声嘶力竭让人心神不安,朋友劝慰:你不要老是叹气啊。司机道:我开车你坐车,我满肚子的气呢!朋友叫停,连滚带爬下了车。还有一位友人说,他乘的车行进在高架上,司机突然说想要拉肚子,朋友摇下车玻璃窗,一路鼓励他:忍住啊!你给我忍住啊!车下高架让他让司机直接开到了医院;还有人半夜叫车,黑暗中司机问他生辰八字也许有血光之灾,吓得他魂飞魄散……生活不易,司机是辛苦,大家都理解。但如今我们念念不忘老强生老大众,多多少少也在怀念那些体贴周到的服务和敬业认真的精神吧。

当然,也有快乐时光,司机能借乏味路途活成喜剧段子,为萍水相逢的偶



很高兴入围第16届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2024年度天文摄影师大赛(Astronomy Photographer of the Year 2024)并获得亚军,我的获奖作品《城市上空的平行线Parallel Lines Over the City》在People and Space组。

这张照片拍摄于2023年3月2日傍晚,可以看到画面中有两条亮线从天而降,划过上海陆家嘴的地标建筑——上海中心大厦、环球金融中心和金茂大厦。其中,左侧是木星,右侧是金星——它们也是夜空中最亮的两颗行星。

## 城市上空的平行线

申然 拍摄当天,恰好是它们全年当中距离最近的时候,角距只有0.5°,差不多正好是满月的视直径大小,这一天象叫作“金星合木星”。虽然差不多每年它们都有机会“走”到一起,但对我们而言,下一次想看到两星这么近,要等到2032年2月7日了!

这张照片的星轨部分是将1800张照片做了最大值堆栈后得到的,呈现了金星和木星从陆家嘴背后划过的全过程。

可以看到接近地平线的时候,受大气折射影响,金星和木星都慢慢变成了橘色甚至红色。地景部分的陆家嘴建筑是由300张照片平均值堆栈降噪得到的,避免了高光部分过曝。

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年度天文摄影师大赛(简称APOY)是世界上最大的天文摄影比赛,今年的影展于9月13日在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向公众开放,将展出一年的,直到明年下一届比赛的获奖结果公布。欢迎在英国伦敦的小伙伴前去打卡!

摄影



在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,一天午间,中年女子Q驾车到我们下榻的旅馆,把友人L以及我们夫妇,接到中国城内某购物中心的一家中餐馆。Q是L四十年前的学生,餐馆是Q的丈夫阿齐开的。师生聚首,气氛极好。阿齐五十多岁,头发是典型的“胡椒加盐”,即灰白色。阿齐问:吃什么?L说,你做主好了。阿齐吩咐侍应生端来腌黄瓜和醉鸡翅膀,这是冷盘。然后,桌上陆续摆上海南鸡汤、咖喱牛腩、萝卜牛杂、馄饨汤、炒青菜。我们一边吃,一边啧啧称赞。不是拍马,手艺确实不同凡响。单说白切鸡,嫩滑无与伦比。每家中餐馆的菜单少不了的馄饨,用料一丝不苟。那汤上,没有一星浮油,每天用一两百只鸡的下水精心熬成,可不是味精加水或日式味噌汤——酱油加水。阿齐拿着茶缸,坐在桌子旁边,和我们闲聊。

“我在香港出生,15岁进酒楼的大厨房,从洗碗、切菜、杀鱼起步,18岁站锅台,学炒菜,21岁全盘功夫到手,开始主理厨政,设计菜单,为大酒席制作全部菜肴。29岁移民。一年多以后,在赌城落户,在好几家赌城内的中餐馆当行政总厨。干这一行40年了,不敢说精通,但中菜几大菜系,都拿得起。在赌城这十多年,为照顾全球食客的口味,连法国菜、德国菜、印度菜、南美洲菜、地中海烹调也兼收并蓄。技艺这一层且不论,我最为自己骄傲的,是热爱这个职业。一辈子不失兴趣的就一样——做菜。我不爱旅游,也不喜欢休息日,天天上班就是最大的享受。看吧!我开这家小饭馆快5年了,天天来,第一个开门,最后一个离开。好些朋友,吃腻菜单上的食品,带来了

帝王蟹、东星斑、鲍鱼、活鱼,让我炮制。正中下怀,做好了,一起品尝,听各人的评价。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?亲眼看着顾客,把碗里的肉、菜、面吃光,拿起碗,把最后一勺汤汁倒进后,把碗搁下,长长地呼一口气,揩揩嘴巴。”

阿齐一直盯着我们这一桌的菜盘子,看都差不多空了,便起身,说:“我做一碟最近发明的。”他走进厨房,五分钟,端出一碟红褐色炒饭。我们各自舀了一些进小碗,吃起来。微辣,松软,猪肉粒和饭粒几乎混为一体。我没吃米饭有年,这一回舍不得停下筷子。阿齐说,佐料是韩国泡菜。经商数十年的L,以权威的口吻对阿齐说:你要这样突破事业的瓶颈——在旧金山设立一个服务中心,以它为依托,组建一批加盟店。中心负责制作所有

食品,从上汤、白切鸡、馄饨到牛腩,每天早上派车送往各店。加盟店只要稍作加工,如给汤加热,放进面条和佐料,就可以供应给食客。阿齐听了,连连点头,但最后说,我还是守这个小地盘好了。

我以为,阿齐的人生已接近圆满,除非你非得“发大财”为尺度。这样过一辈子,难道不幸吗?首先,将天生以及后天所培养的才尽情挥洒,不留一点遗憾。其次,人间无数次地验证,他人为之未必及我。这一条,是他的自尊、或成就的来处。阿齐的太太Q在赌场当发牌员有年,她没有辞掉这份工作,一方面,是舍不得优厚的待遇,如全家人的医疗保险;另一方面,是餐馆的收入没好到让她当老板娘。从这一点看,阿齐的“没野心”格外可贵。多年来,他已婉拒多少“合作”的诱惑。阿齐说,这年纪不宜冒险,只供娱乐。而他的娱乐,就是在这里干活。

听君一席话

刘荒田

